

香菇“状元兄弟”成长记

本报记者
于力、武江民

每一天,29岁的赵袖竹都在捕捉、辨识、收集世界的声音:“哒哒哒”是石板上匆匆的脚步声,“轰隆隆”是脏衣服与洗衣机的私语,“哗啦啦”是冲水马桶与自己的告别仪式……患有神经先天性耳聋的她,刚刚完成人工耳蜗植入手术,重新用声音认识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。

赵袖竹“重启听力”得益于本报的一篇报道,2021年12月10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在“成风化人”专版刊发报道《听不见的是声音,能听见的是心跳》,讲述辽阳女孩赵袖竹在无声的世界中追逐梦想,考入厦门大学成为一名博士研究生的事迹。

2021年底,赵袖竹收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微信好友申请,经过简单的介绍后,赵袖竹知道对方是中国聋人协会主席杨洋,因为《新华每日电讯》的报道了解到她励志感人的故事,杨洋建议赵袖竹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手术,并表示将会提供一些公益救助指导。

赵袖竹决定接受杨洋的建议,2022年2月,赵袖竹在沈阳完成了人工耳蜗手术。“这一切让我很感动,我得到了公益基金和社会各界的资助,手术费用较正常的便宜了近1/3。”

像种下一颗种子,赵袖竹开始听见世界的丰富多彩。尽管这些声音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,甚至是奇怪的。母亲金光说,手术后的赵袖竹总是被许多细小的声音吓一跳,需要身边人一点点解释声音的来源。人说话的声音她也需要重新学习,包括拼音“a、o、e……”

这与她之前通过唇语和感受发音震动来表达,是截然不同的说话方式。从获得声音,到辨别声音,再到听懂与表达,“重启听力”的她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学习训练过程。

因为着急返校参加科研项目,手术后不久她就返回厦门,又沉浸在实验室和图书馆之间。没有家人的陪伴,她就自己每天坚持听音乐、看视频,重新寻找和收集世界不同的声音。

“收获声音”的同时,赵袖竹也在学业上获得丰收。2022年初,她此前投稿的一篇英文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《Resources, Conservation & Recycling》(《资源节约和循环》)上。

“对我来说,除了听见和科研,最大的收获是让更多人听见我的故事。”赵袖竹说,报道刊发后,许多网友给她发来私信,其中有一些和她一样是听力障碍者。他们被她的故事所激励,想变成像她一样勇敢追梦的人。“这让我感到鼓舞,我们看到的是同一片天空,我们都是彼此的太阳。”她说。

杨洋说,我国的听力言语残疾人并不在少数,其中有些听力障碍者因为害怕被嘲笑、歧视,不愿在学校或者社会公开自己的身体状况,这种隐忍可能会导致他们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,形成恶性循环。

“中国聋协正在为听障学生设置一个支持平台,帮助大家建立相互沟通的平台,分享自己的经验教训,克服无声的恐惧。”杨洋说,希望赵袖竹的故事,能给这些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带去鼓舞和希望,希望听障学生都能勇于追求自己心中的梦想,化不可能为可能,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

▲本报去年12月10日“成风化人”专版刊发的报道《听不见的是声音,能听见的是心跳》。

『无声』女孩重新听见世界

村,有林海兴华公司的一个香菇种植基地。在这里,记者见到了任章云的弟弟任章武。

这几年他在这里承包了72座现代化高效种植大棚,每茬种植80万袋香菇,每年会种两茬半共计200万袋,每袋至少生产两斤鲜菇,共计400多万斤。所用的工人全部都是附近村里的,每小时工钱10元,每年光劳务费就要发120多万元。任章武告诉记者,他每年的净利润至少80万元。

哥哥当了厂长,弟弟接棒成为全县有名的“香菇状元”。

同样是“香菇状元”,兄弟俩的“成绩”却相差甚远:规模从当初4000袋到现在200万袋;产量从当初8000斤到现在400多万斤!“状元兄弟”的成绩单,折射了近几年卢氏香菇种植的巨大变化。

如今在卢氏,香菇从业人员多达11.8万人,占全县农业人口近40%。在脱贫攻坚期间,有3600户贫困户自主发展香菇4200万袋,户均增收22000元。

一组数据也反映了卢氏香菇产业的迅猛发展。2016年,卢氏全县香菇生产规模只有1.03亿袋,产量2.16亿斤,一产产值7.28亿,综合产值14.6亿;但截至2021年底,卢氏全县香菇生产规模已经达到3.6亿袋,产量7.28亿斤,一产产值36亿,综合产值41亿。短短几年,无论从规模、产量还是产值都增长了两倍左右。

“这几年,卢氏围绕‘特色农业强县’的定位,大力实施‘产业兴县’战略,目前全县香菇及食用菌、连翘及中药材、核桃及苹果等特色产业已经具备了规模效应。”卢氏县委副书记、县长刘万增说。

三门峡市委常委、卢氏县委书记王清华说:“我们的目标是,到‘十四五’末建成百亿级香菇产业集群,将卢氏从国内知名的‘香菇第一县’打造成国内一流的‘香菇食品加工强县’、国内最大的香菇提取物原料供应地、国内最具影响力的‘香菇线上交易中心’。”

中央党校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洪向华说:“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典型代表,‘解剖麻雀’般深入探究卢氏县的做法,对如何实现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’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任章云兄弟二人先后成为‘香菇状元’的故事,就是卢氏实践的一个缩影。”



▲任章云(左)、任章武在香菇棚内察看香菇长势。 张海军摄

的认知。就这样,任章云加入了这家龙头企业,从基层员工做起,如今已成为菌棒厂的厂长,管理着300多人的团队。

“龙头企业的介入,使得香菇种植不再那么艰难,留守妇女和老人都可以种植。”任章云说,农户可以承包龙头企业的大棚,菌棒由企业输入,技术按企业要求严格管理,所产香菇交由企业统一储存销售,每10天结算一次,企业收购的价格一般都会高于农户自己卖的价格。

在东明镇河北村,记者见到了48岁的常梅菊、李海霞和55岁的余金枝三人,她们经常在家门口的香菇大棚里做工。工钱都是按小时结算,每小时10到12元不等。她们说,现在既能照顾家,每月还能挣到2500元以上。

从2017年至2021年年底,卢氏县共建设现代化钢结构标准香菇大棚5092个,投资近3.3亿元,遍及全县各个乡镇。每个标准化大棚一茬可以种植1万袋香菇,一年可以种两茬到两茬半。光这一项,每年香菇规模就增加1.2亿袋左右。

弟弟接棒成为“香菇状元”

在离朱阳关镇政府不远的灌河



没挣,还赔了30多万。

“做菌棒是重体力活,管理香菇则是高技术活。”反思这次失败,任章云说,“在菌棒灭菌环节,如果出问题杂菌灭不干净,就会全‘菌’覆没,长不出香菇来;菌棒做好后,往棒上点菌种也需要技术,否则香菇长不匀称卖不上价;长菇时,水分、温度都得严格管理,有一点差错就会出大问题。”

这次失败后,让他陷入苦苦思索:“怎样才能让香菇种植变得轻松、简单而收益又稳定呢?”

“香菇状元”当上龙头企业

2012年,卢氏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。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涵养区,卢氏资源开发利用和项目引进受到很大限制。“特色农业”成了一个重点突破口。

2016年,卢氏县委深入调研发现:卢氏香菇种植存在农民各自为战,原始粗放、低质低效的问题,整个产业处于组织化程度很低的阶段。

为此,县委确定两条思路:一手扩大规模,通过金融扶持和各项政策带动更多农户种植香菇;一手引进龙头企业,

以龙头企业带动农户,从技术、标准、销售和服务上提质增效,带动农民增收。

2017年,县里引进了林海兴华和金海生物两家龙头企业。7月,林海兴华投资建设的东明镇河北香菇基地开始试生产。作为香菇种植大户,任章云受邀带领弟弟任章武一起去香菇基地参观。

走进现代化的种植大棚,任章云大开眼界:大棚有三层结构,第一层是银色反光层,第二层是黑色吸热层,第三层是白色透光层。里边布设了喷淋系统,从地下抽出来的深井水只有11摄氏度。

温度是影响香菇生长发育最主要的因素之一。现代化大棚彻底解决了温度的调控问题:夏天过热时,打开反光层和吸热层,棚内温度就会大幅下降,如果再打开喷淋系统温度就会降到11摄氏度左右;冬天温度过低时,就可以启动温度控制系统升温。

任章云说:“去前我们根本不相信,7月是最热的时候,按我们的经验是根本不会长香菇的,可是确实看到棒上已经长出几毫米大的菇;等到几天后我们再去时,已经开始采摘了。”

现代化大棚不但使香菇质量更稳定,还解决了四季出菇的问题。这次参观,彻底颠覆了这个“香菇状元”

10年,500多万元,1000多个孩子

一位山区“草根”的“凡人善举”

本报记者李惊亚、刘智强

他叫苟家坪,贵州遵义市播州区人,今年43岁,是大山里再普通不过的“草根”。

这10年里,他做过村小校长,看着破旧不堪的校舍和买不起新衣服的孩子,为他们“变”出新衣、新鞋、体育器材、新书、电脑;

他是乡镇的股级干部,自己垫钱收花生、卖花生,四处奔走为贫困村修桥、修路,只愿群众增加一点收入……

他的光和热感染了很多志同道合的“草根”们,引来500多万元爱心资金和物资,帮助了1000多名贫困孩子,其中120多名孩子考上了大学。

公益助学想法的萌芽

“两山夹一沟,穷得起灰;出门爬坡,进屋吃苦。”这句充满苦涩的顺口溜,曾是遵义市播州区石板镇金山村村民的真实生活写照。

2012年,苟家坪开始了自己的支教生涯。先从石板镇一所穷小去往偏远的八合小学,支教一年后原本可以回乡镇,这时组织上找他谈话,说最偏远的金山小学没有老师愿意去,校长也辞职了,组织上决定派他接任金山小学校长,“你是党员,一定要承担起”。这句话打动了苟家坪。

金山小学的状况甚是让人心酸:门窗几乎都是坏的,一张课桌四个学生挤着用,椅子是沾满污垢的长条“杀猪凳”。孩子们穿得破破烂烂,初冬时

节,脚上都是凉鞋、草鞋。

“全校75名学生,97%是留守儿童。”苟家坪的心里打过退堂鼓,但面对这样一群无助的孩子,他还是选择留了下来。

金山村严重缺水,苟家坪带领老师们到一公里外的山坡上挑水给孩子们喝;遇到极端天气,他带领老师们扛着锄头挖路,背着孩子们上学放学;大雪天去深山里家访,从山坡下来的时候,浑身上下像个雪球一样……

“以前我对公益没什么概念,但这里孩子读书的艰辛不易,勾起了我做公益助学的想法。”苟家坪说。2013年,一个偶然的契机,他在网上看到贵阳一家助学协会有一批旧衣服,于是和他们电话联系,看能否捐赠给金山小学。10月下雨的一天,协会负责人开着辆皮卡,深一脚浅一脚来家访。“确实太苦了!”这名负责人说。不到一周,他们就拉了2000多件旧衣服到金山小学。当时苟家坪把衣服放在教室里,召集全村老百姓来挑,大家兴高采烈,最后一件不剩。

“我只是打了一个电话,人家就冒着大雨来回几百公里帮助我们。这是我意想不到的,也是我给金山老百姓办的第一件事,坚定了我公益助学的信心。”苟家坪说。

“哭诉”来的营养午餐

2015年,播州区的中小学已经全面铺开国家的营养午餐,金山村也通了柏油路,但金山小学因为不通自来水,电压不够,成为营养午餐的“死角”。

大多数孩子的父母都不在家,爷爷奶奶天没亮就上山干活去了,很少顾及孩子早餐,又没有午餐,孩子们要饿着肚子撑一天,苟家坪十分心疼。

六年级留守儿童周德红,因为长期营养不良,得了胃病被送进了医院。看到孩子遭罪,苟家坪忍不住了,跑到区教育局去“哭诉”:“为什么别的学校都吃上了营养餐,金山小学却没有?你们再不解决,这个校长我不当了。”

那年夏天,为了筹建食堂,苟家坪在金山小学度过了整个暑假,监督工程进度,并把设备购齐。

村民王会记得,9月1日学校开学,中午食堂整了四个菜,放了不少肉,孩子们端着大碗排队,每人盛了满满一碗白米饭,吃得香极了。“几十个家长自发来学校,就是为了中午看娃儿吃饭,大家都高兴坏了。”王会说。

给孩子希望

广州一家爱心机构和苟家坪联系,表示愿意一对一认帮金山村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,每季度送达助学金。后来资助的学生越来越多,达到56人,苟家坪的心理压力渐渐增大:“倘若有一天,这些孩子被停止了资助怎么办?刚给了希望,一旦破灭会给孩子造成多大的影响?”

2015年8月,苟家坪在区教育局、民政局的帮助下,发起了播州区草根助学会,担任会长。他注册通过助学会

采集困境儿童的信息,与外界的爱心资源对接,让更多的困难儿童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。

按播州区草根助学会的资助标准,小学每年1200元、初中每年2400元、高中每年3600元、大学每年4000元,由志愿者亲自送到学生或家长手中。

“种的花生一定要卖给我”

苟家坪的妻子是环卫工人,月工资1400元,女儿在上小学,一家人正是需要钱的时候。2017年9月,苟家坪却选择离开金山小学,转到石板镇政府工作,工资从5300多元下调至4250元。“我没有后悔过,平台大了,我可以接触到更多资源,这有助于我继续做公益。”

2018年金山小学撤点并校,有8个孩子要去邻村上,来回车费成为家庭的一笔负担。苟家坪筹集到9600元交通补助发给孩子们,鼓励他们一定要好好读书。10年来,金山村已走出80多名大学生。

金山村的土壤条件不好,搞产业难度比较大,只有花生产业老年人就能做,种下去就见效。在缺少青壮年劳力的金山村,家家户户种花生,但村民们很少拉出去卖,因为零散种植没有形成规模,卖的钱还不够来回路费。

从2019年开始,连续三年,苟家坪以每斤花生5元、干花生10元这一高于市场价的价格,在蜿蜒的通组入户路中挨家收花生,然后